

中國動物保育故事

從兒娃子到老漢 守護普氏野馬種群繁衍

去年9月，6匹普氏野馬被放歸荒野。至此，中國普氏野馬種群已突破700匹，超過全世界範圍內普氏野馬種群數量的1/3。然而這個由沙俄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於1881年正式命名、有着6,000多萬年進化史的「活化石」、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馬種，曾因外國盜獵者捕殺及生存環境的惡化，一度在野外消失。直至1986年8月，原國家林業部（現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聯合啟動實施「野馬還鄉」計劃，在準噶爾盆地南緣吉木薩爾縣以南45公里的荒原草場上，建起了佔地9,000畝的全亞洲最大的野馬繁殖研究中心，以從歐美國家重新引入圈養的24匹普氏野馬為基礎，圍繞保種、擴群、野化研究實驗開展工作。而這背後是一群甘願留守荒原、默默無聞的保護者，他們通過幾十年的努力，解決困擾普氏野馬多年的寄生蟲問題，又與國外聯手解決近親繁殖問題，不斷提高遺傳多樣性，擴大中國普氏野馬數量，推動種群繁育，為這一國際性保護難題，摸索出一條可複製成功的經驗。

◆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工程師張彥豹撫摸普氏野馬。新華社

不提自身奉獻 感謝百姓認可

李鑫科是野馬中心第一批飼養員，自1986年中心成立之時住著地窩子起，35年如一日工作至今，把自己的青春、精力和汗水都奉獻給了野馬保護事業。飼養野馬、發電、水電暖及馬舍各類機械設備維修、修建野馬圍欄、焊製運馬箱等都少不了他。普氏野馬食用的草料，需要中心派人用拖拉機專門拉回，每到夏天，中心還會為普氏野馬準備可口的西瓜消暑。而野馬飲水的槽子，也需不時清洗乾淨，避免馬匹飲水不潔而生病。

15歲就到野馬中心工作的張彥豹，至今已在中心工作了33年，雖然父親是野馬中心第二任主任，但張彥豹仍然是從最基層的飼養員做起，憑藉自己不斷的努力，最終成長為專業技術人員。野馬放歸後在荒無人煙的卡拉麥里保護區，張彥豹和其他幾名監測人員一起，在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監測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冒著酷暑嚴寒，跟蹤監測野馬8年，其中有兩年都沒回過家。

採訪中，最令他們欣慰的是人們對野生動物保護意識的增強。「牧民在野外遇到受傷的野生動物，看到穿警服的就報案，不管你林業站、保護站還是派出所的……」「大家共同保護野生動物，世界才更美好！」



◆在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工作人員為普氏野馬製作「西瓜消暑餐」。新華社

哈薩克族獸醫師：為國保護瀕危動物一生驕傲



◆在新疆卡拉麥里山有蹄類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普氏野馬在雪地中覓食。新華社

1973年出生的哈薩克族高級獸醫師恩特馬克，於1998年從新疆農業大學動物醫學專業畢業後，便被分配進入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他經歷了這個位於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的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逐漸發展的全程。從不通電話、晚上需靠柴油發電、且會限時停電的早期，一直到擁有現代化的辦公樓和職工餐廳，及基本的生化檢測設備和醫療設備的現代化基地。而恩特馬克也將自己從一個兒娃子（新疆土語指年輕人）熬成了一個禿頂的老漢。

由於常年需在野外工作，加之普氏野馬國內國際交流不斷擴大，中心向上海、甘肅、內蒙古，及蒙古國等輸送野馬。恩特馬克一年中至少260天以上時間在外奔忙，一兩個月回一趟家也成為常態。6歲的兒子對父親的印象，更多來自於母親手機裏保存的照片。恩特馬克有一張和普氏野馬的合影，照片中恩特馬克半蹲在地上，手中持一張「感恩祖國」的揮春，旁邊的普氏野馬低頭舔舐着恩特馬克的光頭。一天，兒子看到照片，略帶憂心地跟身邊的小夥伴說：「我爸爸的頭髮都讓野馬吃掉了！」聽聞兒子的無忌童言，恩特馬克既覺得好笑又感到心酸。

聞稚子童言感心酸

恩特馬克在野馬繁殖中心從事野馬疾病預防治療，也自然與馬兒產生更多的牽絆。他印象最深的，是入職後接觸的第一匹編號為「99」的小母馬。在恩特馬克身上，至今仍有



◆恩特馬克與普氏野馬在一起。恩特馬克供圖

處被普氏野馬咬過踢過劃過的傷痕。其中，胸前的一處咬傷就是他從一歲起就開始照料的99號。那年5月，已經成年的99號剛剛生下小馬駒，巡視的恩特馬克發現小馬駒的右眼睛有些睜不開，便下意識伸手去推開99號，想把小馬駒從圍欄裏帶出來仔細查看。不想讓心切的99號衝過來就咬。恩特馬克仗着自己當時年輕、反應快躲過了後續攻擊，仔細查看小馬駒的眼睛，問題不大。簡單處理後送回圍欄，才發現自己在第一回合便已受傷。

「馬是最通人性的，當牠生病你給牠治療的時候，因為害怕疼痛，牠也會攻擊你。但恢復健康之後，牠也能理解當初你是在幫牠，再見到的時候就親熱得很。」但同時，普氏野馬骨子的野性並沒改。「即便是相熟之後，你不留神手裏拿了木棒之類工具靠近牠，馬上就警惕起來了！」恩特馬克說，後來，當99號與其他同類被野放時，恩特馬克很是心疼。「捨不得……就像自己的孩子，辛辛苦苦養大，要放走了，各種擔心……」99號當時也拋下同類，依依不捨地跟著返程車輛奔跑了十幾公里。

看到野馬們終於回到大自然，恩特馬克心裏又十分高興，「那才是牠們真正的家」。隨著野放數量的不斷增多，恩特馬克成就感也越來越強，「想到我們的後代在野外能看到原生態的普氏野馬，這裏面也有自己的貢獻，很自豪……對國家來說，曾經「滅絕」的普氏野馬，在野外有了那麼多活潑的身影，值得我們一生驕傲！」

破「近交衰退」和寄宿性感染難題

從2001年首批27匹普氏野馬被放歸闊別已久的家園——新疆準噶爾盆地卡拉麥里荒原，到2021年，新疆普氏野馬這個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馬種，在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持續努力下已經成功繁殖了6代760匹，野馬種群數量達到484匹，其中野放種群274匹，半散放種群113匹，圈養種群97匹。最新數據顯示，新疆已累計向野外放歸野馬18批共140匹，這些野馬在野外不斷繁殖，實際野外種群規模將近300匹。近年來每年都會有大批國外專家學者到野馬中心進行科研工作，野馬中心也積極走出去開展合作交流，目前已經向上海輸送15匹野馬、向甘肅輸送7匹野馬、向蒙古國輸送4匹野馬。



◆恩特馬克進行馬糞的寄生蟲檢查。新華社

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物種的重新引入並最終野化放歸自然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目前取得的成績還不能說明野放目標已經實現，不能說完全成功，畢竟野外種群規模太小，還不足以讓野馬在離開人類幫助下能夠自然繁衍下去，野外種群只有達到2,500匹左右的規模，才能形成穩定種群，才能在大自然中穩定繁衍。「前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努力探索，從長遠來看，是開了個好頭。經過三十多年的種群復壯和野化放歸，普氏野馬數量穩步上升，可以說是我國物種重新引入最成功的典範之一。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成功典範。未來，我們還任重道遠。」

當前，因著野馬種群不斷擴大，近親繁殖成為普氏野馬繁育工作面臨的最急迫問題。「我們現在正通過與國外開展人工授精合作，來有效解決近親繁殖問題。」據介紹，多年來，為改善近交衰退狀況，不斷提高遺傳多樣性，野馬中心持續加強國際合作，開展野馬國際聯姻，種源互換，基因交流和技術合作，進一步推動了野馬繁育、疾病、營養、行為、生理、生態、野放等多方位科學研究深入開展，有力提升了我國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乃至生態文化建設方面的國際地位。

與此同時，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亦通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成功切斷了普氏野馬的寄宿性感染，保障了普氏野馬種群的健康。



◆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新華社

保育名片

普氏野馬又稱準噶爾野馬、新疆野馬，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其祖先是地球上最早的馬——始祖馬，至今已有了6,000多萬年的進化史。普氏野馬曾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草原及荒漠草原地帶，是中緯度開闊景觀的代表性物種。成年的普氏野馬體型健碩，體長約2.8米，高1米以上，體重約300公斤。體毛多為棕黃色，向腹部漸變為黃白色，腰背中央有一條黑褐色的脊中線。鬃毛短硬，呈暗棕色，逆生直立，與鬃毛垂於頸部兩側的普通家馬有明顯區別。普氏野馬的自然生理年齡在30-35歲左右，3歲左右達到性成熟，雌馬孕期約為307-348天，一胎生一匹。

◆普氏野馬。新華社